

在西進綫上

戰士作品選集



西北人民出版社

715.8

415

天

書號：0524 46開 16頁 14,850字

在西進綫上

作 者： 康 鳳 鳴 等

出版者： 西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(西安西五路 138 號)

印刷者： 西 安 新 華 印 刷 廠
(西安青年路 202 號)

發行者： 新 華 書 店 西 北 總 分 店
(西安青年路乙字103號)

1—20,000

1954年4月第 一 版

定價：(甲)900元

195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目 錄

在西進綫上·····	康鳳鳴	一
重返陝北·····	劉占江	八
糧食又回來了·····	常學溫	一一
砲打狗脊關·····	韓正旺	一九
三十里河道·····	韓正旺	二四

在西進綫上

康鳳鳴

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，部隊向大西北進軍途中，在西蘭公路旁的馬鹿鎮停下來，準備作短時期的休息。

這是一個只有四五百人家的小鎮子，兩面是高山，山上長滿了松樹。街上除了幾個小孩玩耍外，一個人也看不見。

同志們正在發怔，管理員走來說：「你們就在前面那個大門裏住。」副班長帶着我們走到門前站住了。「老鄉！」副班長上去叫門。等了半天，吱的一聲門開了，出來一個十幾歲的小孩，用驚奇的眼光看着我們。「小鬼！你叫啥？」副班長問。他頭也不回，一溜烟的跑到屋裏去了。

院子裏髒得很，看樣子已有半月二十天沒有打掃了。同志們放下背包就掃起院子來。牆角下倒着一付水桶，官葉芝挑起就去担水去了，副班長派李蘭桂去領麵。不大一會兒，院子掃乾淨了，水也担回來了，麵也領回來了。副班長跑到房東那兒去借鍋：「老大娘！把你們的鍋借給我們用一用吧！」

「沒有鍋，到別家去借吧！」副班長看見老大娘很害怕，他呆了一陣就出來了。「你借的鍋呢？」同志們問。「老鄉說沒有鍋。」「這才怪呢！為什麼沒有鍋？」有的同志不高興的說。這時副班長給大家解釋說：「這地方才解放，老鄉對我們還不了解，我們應該多向他們宣傳咱們黨的政策。」

第二天副班長又到老大娘那兒去了。老大娘用眼睛死盯着他，好像怕他拿去什麼東西似的。老半天誰也不說話。「老大娘，你家幾口人哪？」副班長先開了口。「三口人。」「老大娘不要怕，我們解放軍是咱們勞動人民的軍隊，是領導咱們求解放、求翻身的。就拿我來說吧，從小就給地主放牛，吃不飽、穿不暖，他們還嫌幹活太少。共產黨、解放軍到了我們那裏以後才得到解放。鬥爭了地主，給我家分了房子、分了地，現在日子可好過了。」老大娘說：「我家也是租地主的地，他爹在兩年前因為交不起東家的地租，讓東家拉了去，打了個半死，回到家裏不到三天就死了。」老大娘傷心地接着說：「現只剩下大黑、二黑我們三口了。」副班長又問：「怎麼不見大黑呢？」「前兩天大黑剛下地回來，就叫退下來的馬家軍隊拉了去，到這會兒死活還不知道呢！」老大娘傷心地哭了。她再也說不下去。「媽！媽！」二黑

從外面跑進來，他沒穿褲子，瞪着兩個小圓眼睛看了看副班長，便撲到他媽的懷裏去了。老大娘見了二黑就像見到她大兒子一樣，哭得更厲害了。這時副班長安慰老大娘說：「不要哭，我們會給你報仇的。」在這當中，他還了解到了這位老大娘有二畝多麥子都已熟了，因為沒有人，所以不能把它割回來。他離開了房子，邊走邊想怎樣幫助老大娘割麥子的事。副班長到了班裏，把剛才的事說給大家，同志們聽了都很同情老大娘，氣憤馬匪軍。官葉芝說：「我這裏還有一件單褲，給老大娘拿去吧！」「我也有一件！」「我也有一件！」……副班長把衣服疊好後，一數有兩件襯衣、七條褲子、四件上身、八雙襪子，共是二十一件，就揣着又到老大娘那裏去了。正巧二黑在門口耍哩，副班長喊：「二黑，二黑，來！」這個可愛的孩子猛的抬起頭來，光着個屁股站在那兒，用黑黝黝的小眼看着副班長，不好意思的捲着衣角。副班長問：「今年你幾歲了？」「八歲了。」兩人笑着說着就進到家裏。「媽！隊伍來了。」二黑一邊向屋裏跑着，一邊喊。老大娘出來一看，見是剛才來過的那個同志，揹着一捆衣服，很奇怪。「老大娘！這是同志們見你二黑沒有衣服穿，給湊了幾件衣服，叫我送來了，請收下吧！」說完，把衣服放下

就走了。這時老大娘看着送來的一大捆衣服，心裏又高興、又不安。自言自語的說：「那回隊伍來借鍋，我恐怕他們不還，就說沒有，真怨我這老婆子。」

「媽！你說什麼哩？」二黑問着。「孩子，沒說什麼。」她呆呆的怔了一會兒，突然說：「二黑，去到外面抱點柴禾來。」跟着老大娘也出了房子，在麥草垛裏刨了一陣，刨出半口袋麵來，她很吃力的把麵揣進屋裏去了。這是在馬匪撤退前，怕他們搶了去藏起來的。老大娘把鍋安好，添了半鍋水，二黑在旁邊燒着火。「媽！趕這麼多麵幹什麼呀？」二黑驚奇的問。「給同志們吃呀！你看人家多好，給你送了那麼多衣裳，快好好燒火吧！」二黑真是個乖孩子，一雙烏黑的小手，有次序的向灶裏填着柴禾，火光烤紅了他那小臉。不一會兒飯熟了，二黑便忙着去叫同志們。二黑噙着小嘴回來了，他說：「一個同志也沒有。」老大娘恐怕他貪玩沒去叫，她又親自到前邊看了一下，果然都不在家。「幹啥去了呢？」老大娘正在納悶，忽然聽見沙沙的腳步聲，同志們都回來了。還挑着一担一担的麥子。原來副班長在送衣服前告訴了大家，說老大娘有二畝多麥子，都熟了，就是沒人割，問大家怎麼辦。當時官葉芝就搶着說：「才二畝多麥子，一會兒就割完了，走！借鐮刀割去。」



「媽！趕這麼多麵幹什麼呀？」
二黑驚奇的問。

官葉芝這一說，大家都願意去。副班長告訴了官葉芝，麥子地就在村西邊，地裏有一棵枯樹，讓他頭前先去，自己送了衣服再去。

老大娘見把麥子給收回來了，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了，忙說：「同志！快點吃飯吧！」「老大娘，我們不餓。」「你們還客氣啥，幹了半天活還能不餓！」「真的不餓，老大娘。」副班長說。老大娘回到屋子裏把麵端了出來說：「快吃吧！一會兒都涼了。」副班長一看老大娘非叫吃不可，怎麼解釋也不行，便向同志們說：「吃了吧！吃了咱們再給老大娘麵。這樣老大娘也不受損失。」於是大家才肯吃，有的同志還沒吃飽，就又搶着去担麥子去了，直到太陽快落山時才挑完。

天黑後，副班長又召集大家開了個會，研究明天怎樣幫助老大娘把麥子打了。大家認為到明天早晨起來就打，副班長根據同志們的意見，決定明天打完麥子再去幫助老大娘打點柴禾。副班長把這事彙報給領導，領導上很同意，還讓牽匹驢子去用，大家的勁頭更大了。

早晨天還沒亮，通訊班住的院子裏不斷發出「吱吱」的碾麥聲，不到晌午就打完了。一袋一袋的裝了起來，笑得老大娘嘴都閉不住了。吃完飯又到

山上去打柴，天快黑時才回來。每人措了一大捆，官葉芝一個人就措了一百七十多斤，好幾個同志的衣服都被樹枝掛了幾個窟窿，老大娘被感動的跑過來，不知道說啥才好。

第二天一起床，通訊班的屋裏嚷嚷開了。副班長問：「誰拿了我的衣服了？」小王說：「我的衣服也找不着了。」官葉芝尖聲尖氣的叫着：「咦！怎麼我的衣服也沒有了呢？」忽聽得「吱嚶」一聲門響，進來一個小孩：「叔叔！我媽叫我給你們送衣服來了。」哦！原來是二黑。副班長正想問一問是怎麼回事，二黑撂下衣服扭頭就跑啦。小王翻着衣服，找不着那件是他的，摸摸這件不是，看看那件也不像，最後他找着一件，細看很像他的，嘴裏咕嚕着說：「昨天我的衣服上有好幾個窟窿，怎麼補上了補釘了呢？」大家明白了，你一句我一句的又議論了起來。同志們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，不知怎樣去感謝老大娘。

又一天早晨，老大娘起來後到通訊班住的房子一看，門關得緊緊的。她以為同志們還沒有睡醒呢。過了一會兒，還不見同志們起來。老大娘有點懷疑，推開門一看，「走了！」老大娘不由得叫出聲來。只見炕上放着半袋麵。

她急忙跑到門口一看，也是一個人沒有，就又回到屋裏。她真難受極了！就像母親失去了兒子似的痛哭起來。看着那半袋麵感動地說：「這樣的隊伍，什麼時候才再回來呢？」

重返陝北

劉占江

一九三六年冬季，我在山西霍縣做地下工作，我們的領導人張國華同志回陝北時，託別人轉告我：「目前組織有變動，設法返回陝北。」

敵人封鎖了汾河，烏龜式的碉堡密佈在汾河的兩岸，敵人揚言說這是「阻擋紅軍的銅牆鐵壁」。怎麼辦呢？這時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話：敵人的烏龜壳不是銅牆鐵壁，而真正的銅牆鐵壁是羣衆。因而增強了我鬥爭的信心。

我在霍縣東山上拖板溝村的一個伐木工廠裏幹了一個多月活，和工人搞的很熟悉，我想依靠工人設法返回陝北。在工人中有一個老王，他是河北省沙河縣人，從小就在碼頭上當搬運工人，山南海北走的地方很多，對我們黨很有認識。一天，他在灶火門口蹲着抽煙，我就和他談起我想到陝北的意思。

他說：「不容易，看看機會再說。」過了這麼十多天，他悄悄的對我說：「走，送你回陝北！」我說：「真的嗎？」「真的！你看！」他拿出了辦好的手續接着說：「明天就起程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他手裏拿着木尺、腰間掛着墨斗子，我右肩扛着大鋸，左肩掛着鐵斧。他在頭前走，做我的師傅，我跟在後面算他的伙計。

到了第一道封鎖綫，果然崗哨密佈，碉堡林立，來往行人都要遭到嚴格的檢查，我們一走上前就被擋住了。那狗東西們狠狠的問道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還未等我們說話，他又說：「你們去西邊投紅軍嗎？不准過去！閻主席的命令，違者殺頭。」王師傅不慌不忙地說：「老總！我們工人也實在不想多跑路，可是閻主席要我們去黃河邊修碉堡呀！」他邊說邊把昨晚活動來的公事掏出，在那傢伙面前一晃，那傢伙楞住了，再沒有說什麼話，我們就大搖大擺的過來了。以同樣的方法我們通過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綫。

走過汾西，到了黃河邊的石樓縣地區。呀！碉堡又是一個緊挨一個的密佈在河岸上，河裏沒有船，河中的流冰，隨着水向東流去。黃河把東西分成兩個世界。我站在東岸看見我的故鄉——陝北。我激動的心蹦蹦地跳躍

着……。

過不了河，我們歇在後河村一位五十多歲姓劉的老鄉家裏。這個老鄉也是陝北人，他是民國十八年遭旱災逃難到此地的。我們越拉越有勁，他說：「我要不是有家口，早就回陝北去了。」最後他也答應幫助把我渡過河去。王師傳這才放了心，也準備回工廠去了。

劉大伯為我返回陝北的事情幾天幾夜睡不着覺，東跑西跑也想不出個辦法。有一天，他帶回了一件皮衣服和一個皮筏子，還有一個熟悉河路的水手。

他說不偷渡黃河是不行的，我說只要能過去就行。當天黑夜，天空只有幾點星光，水手帶着我，腳步緊跟着腳步，一股勁的直往河岸上跑，摸下高崖，到了河邊，我高興的想：「這一下可要回到老家了。」突然水手一把拉住我往後就走，我掉頭一看，從水面上反射出明晃晃的刺刀影子，七八個敵兵巡查河岸，正往河邊上走。水手拉着我，三腳兩步的進了一個石岩，等敵人過去了，我們又走向河邊，這時遠遠的還可望到河岸上敵人晃動的刺刀影子。水手勇敢的將羊皮筏子投入水中。無情的冰塊撞的筏子沙沙地響，有時把筏子推下好幾丈。我回頭向東岸一看，密密麻麻的槍眼都好像正對着我們。但

是，我們並不怕，水手使了所有的力量，一把一把的晃過了冰冷的黃河到達了西岸，我安全地衝過了敵人的封鎖，渡過了天險的黃河。我興奮地緊握看水手同志的手……。

我依靠着工人、農民羣衆克服了一切困難，又回到黨的懷抱裏來了。

糧食又回來了

常學溫

傳來的消息

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。

那時，山西平遙縣城還被日本鬼子侵佔着，可是城外咱們的游擊隊多得很。

這一天，太陽落了好一陣，張家堡的人們慣常地端着飯碗聚集到十字路口，邊吃邊聊天。傳寶全粗聲粗氣地說：「二旦叔，今年的麥子可真不錯啊，張家榮的沙不爛鹹地，就打了一石麥子，你說……」話沒完被二牛卡斷了：

「打的多還能吃住鬼子要的多？微的糧不算，光代購糧一畝就是五斗。俺看，如果要把糧繳齊，吊起嘴不說，就是不留一顆麥籽也不夠。打的多能怎咧？」這話可說到人們心坎上了，大家像吃了一拳一樣，誰也不吭聲了。

這時有一個人推着車子，向聚集的人羣走來。二牛眼尖，馬上就看出是表面上給日本鬼子送情報，實際上給游擊隊探聽消息的高宗柴。只見他臉色發白，汗珠直往下淌，濕透了的布衫直冒熱氣。「明天鬼子就要到咱們張家堡來收代購了，聽說山古也要來，大家看咋辦？」高宗柴的話，把人們都楞住了，大眼看小眼，想不出什麼辦法。

「哼，連夜把麥子一埋，不繳！」村裏人叫「冒失鬼」的生則兒說。

「不行，離據點這麼近，不繳還不是伸着脖子往劍刀上送！」一個老頭說。意見分成了兩種：一種是堅決不繳；一種是說不繳不行。可是誰也拿不定主意。

全村人差不多來了大半兒，吵的聲音也越來越大了。只見蹲了半天不吭聲的村長傅安良，把煙袋往地下一擡，站起來向人們招手說：「大家別吵啦，現在咱們到了緊要關頭：繳了糧就得餓肚皮；不繳呢？就得掉腦袋。我看還

是找游擊隊老田他們商量商量，大家看行不行？」「行行，咋不行！」大家異口同聲的說。傅安良看了看高宗柴說：「宗柴姪兒，這事還是你去。旁人找不到老田他們，你現在就走吧。」高宗柴說了一聲「對」，一轉腰，就朝東跑了。

訂計謀

銀盤似的月亮端掛正南，稀疏的星星閃着光亮。游擊隊員們在青紗帳裏睡得又香又甜。呼呼的夜風吹個不停，高粱桿上的露珠掉在他們的臉上，也驚不醒他們的好夢。游擊隊長田永盛給一個叫楞兒的隊員，把袍子重蓋了一下，便靠着一棵大樹想着縣委會的指示：隨時準備粉碎敵人搶糧計劃。一個隊員在說夢話：「大隊長，今夜到新南堡摸楊老二，你可不能再去了。看眼腫成核桃啦。」田永盛劃着一根洋火，正準備吸袋煙，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他趕忙丟下煙袋，扳開機頭，藏在大樹後面，注視着腳步走來的方向。月光下看得明明白白，王家莊的聯絡員秋生兒，引着高宗柴來了。他鬆了一口氣，拍了一下手，便把他倆迎進來。高宗柴劈頭就說：「老田，可不

行啦，鬼子明天要到我們村裏搶麥子，全村人愁得沒法子，你快給想辦法！」
「到底是咋回事？」田永盛問。高宗柴便把這些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

田永盛果斷地說：「糧要繳，不過……」高宗柴不等他說完就急著說：「老田，那怎麼能行呢？繳了糧人要餓肚子呀！」田永盛笑了笑說：「看你急的，我還沒有說完哪，你說不繳行不行？」「我看不行！」「是啊！不繳不行，繳了不行，所以咱們就要用一個繳了糧又能成的辦法。」接著田永盛扒着高宗柴耳朵說了一陣。只見高宗柴咧着嘴直笑。「就這麼決定，你快回去叫大家準備。特別要注意保守秘密。」田永盛最後說。

伏 擊 戰

第二天，平遙城憲兵隊長板山的表弟山古，帶了二十六個偽軍，到張家堡收「代購」來了。傅安良隨即命令村警響鑼，把「代購」立刻繳到村公所。全村男女老少；扛的扛，抬的抬，一袋一袋都送到村公所，只用了兩點多鐘，就全部繳齊。山古把手插進一個口袋裏，掏出一把麥子，看了看，每顆麥子都是壯壯的一個樣兒，把麥子倒進口袋，手上一點土渣子都沒沉下，一連幾